

10  
1 2 3 4 5 6 7 8 9 90  
1 2 3 4 5 6 7 8 9 100

~16  
245  
13

二十二序

二十三金上

柳文序十三



同會印

和16  
門號  
卷13

唐柳河東集卷第二十二

序

送楊凝郎中使還汴宋詩後序

楊凝字

茂功號

州弘農人大曆十三年進士初以吏部郎中爲官武軍判官貞元十一年自汴朝正干京師昌黎嘗作天星行以送其來今自京還汴子厚爲作此序以送其往云○王世貞曰此子厚蚤年之作故其蹊逕近一方而議論殊無深致

譚者謂大梁多悍將勁卒亟就猾亂而未嘗

底盜控制之術難乎中道。○捍音旱亟去吏切猾音滑一作滑非是。唐汴州宣武軍古大梁之地宋日汴益京元日汴梁今爲河南開封府猾亦亂也。

以將驕卒暴則近憂。且至非所以和衆而又民也將誅卒削則外虞實生非所以扞城而固圉也。○圉注圉侯干城注干杆也左傳亦聃以固否邊陲也。是安慰薦煦諭納爲腹心然後威懷之遺備。○喚香于切音虛又上音許說文喚吹也一日笑貌聖上於是撫以表臣贊以藝人參剛柔而兩用化逆順而同道既去大惑遂安有如大都小伯薄人

表臣注表臣表幹之臣藝人道藝之人也貞元十一年七月以董晉爲宣武軍節度是撫以表臣也八月以楊凝檢校吏部郎中汴宋毫頴觀察判官是贊以藝人也書元惡大惑注憇亦故楊公以謀議之隙對揚王庭不踰時而承詔復命示信于外諸侯。○隙興隙同亦一作出貞元十四年冬凝朝正時當朝之羽儀凡同官之僚屬皆餓焉容受童孺使在末位。子厚時有禮部郎中許公以宏才與學已任文字顧唱在席咸斷章而賦焉謂工部郎中崔公文爲時雄允宏首序謂小子預離觴之餘瀝俾。

撰後序編以繼之許孟容字公範長安人崔羣字敦詩武城人唐史俱有傳大凡軍旅之制贊佐之重崔公序之備矣膺命受簡欲默不敢故書譚者之辭拜手以獻用充餘篇云

送崔羣序

貞松產於巖嶺高直聳秀條暢碩茂粹然立於千仞之表和氣之發也萬物正也荀子松柏霜雪而不變可謂得其貞矣說文八尺曰仞經隆冬而不凋蒙以正性於是又有貞心勁質用固其本禦攘水

霜以貫歲寒故君子儀之儀法也清河崔敦詩有柔儒溫文之道以和其氣近仁復禮物議歸厚其有稟者歟有雅厚直方之誠以正其性慤論忠告交遺甚直其有合者歟落丁二句是體貼上意但其詞不能化腐爲新耳是故日章之聲振於京師嘗與隴西李杓直南陽韓安平洎予交友杓直姚切○李杓直名建韓安平名泰夷慕崔君之和安平厲莊端毅高朗振邁說崔君之正余以剛柔不常造次爽室求正於

韓襄和於李就，崔君而致其忠焉也。嘗差忘言，相視默與遺令。今將寧觀東周，振策于邁。且餓于塋，或命爲之序。餓音踐。今爲河南府策馬筆也。東周謂洛陽。詩無小無大，從人子邁，餓古之行者，必有祖道之祭。祭畢處，皆送之飲于其側，而後行也。余於崔君，有通家之舊，外黨之睦然，否不以是合之。崔君以文學登于儀曹殿于王庭，甲俊造之選。首讎校之列，然否不以是視之。殿揚。儀曹禮部也。貞元八年羣試禮部中其科。十年羣舉賢良方正授秘書省校書郎。於是其序也載之，其末云：

送邠寧獨孤書記卦辟命序

文章自有聲色非瓊瑤

僕聞歲驟遊，邠壇今戎帥，楊大夫時爲候奄。邠音彬壇，與疆同。奄音掩。間近也。邠壇，邠州之界。楊朝晟字叔明，爲邠寧節度使。韓遊瓊都虞侯，左傳張老爲侯奄。盡護羣校，用笞法筆令，不吐彊禦下莫有逗撓凌暴而犯令者。枝者以木爲欄格，軍部用之故。軍尉皆以枝爲名。詩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彊禦。沈斷壯勇專志，武力出麾下取主公之節鉞，而代之位。麾漢書作戲。麾大將之旗也。韓游瓊御士寬，軍騎張獻。

甫來代軍遂亂。衆脇監軍請以范希朝爲節度。朝晟斬首惡者百餘人獻。甫遂入朝。晟加御史大夫。貞元九年獻甫卒。以朝晟爲邠寧節度使。鶻寇者仰而榮之。鶻必一死乃止。胡鶻武靈王以表武士秦施之焉。徐廣云。鶻似黑雉出上黨。今又能旁貴文雅以符名。文士之秀者河南獨孤密署爲記室。俾職文翰翕然致得士之稱。於譚者之口。蓋朝廷以勇爵論將帥。豈濫也哉。左傳襄公二十二年齊莊公爲勇爵。值綽郭勗欲與焉。獨孤生與仲兒寔連舉進士。貞元之舉進士。十一一年密舉進士。並時管記於漢中新平二連帥。

府俱以筆硯承荷舊德。位未達而榮如貴仕。其難乎哉。寔爲山南西道節度。嚴震。噫。自大戎陷河右。逼西鄙。積兵備虞縣。道告勞內。匱中府太倉之蓄。僅而獲饜。投石而賈勇者。思所以奮力。大震。關取河西隴右之地。左傳注。賈賣也。言已勇。論者以爲天子且復河壠。故疆拓達。西戎而罷。諸侯之兵則曳裾戎幕之下。專弄文墨爲壯夫。捧腹甚。未可也。切。○。墻而宣隙。地江一河邊也。鄒陽傳。何王之門不可。可曳長裾乎。揚子雕蟲小技。壯夫不爲史記。日者傳。

季主捧腹而大笑。吾子歷覽古今之變，而通其得失。是將植密畫於脩箸之宴，發羣謀於章奏之上。上爲明夫子論列，熟計而導揚，威命然後譚笑樽俎，賦從車之樂，移書飛文，諭告西土。劫脅之区，俾其簞食壺漿，犒迎王師，在吾子而已。史留侯世家臣謂藉前箸爲大主籌之注求借所食之箸用指畫也家詔樽俎折衝魏建安二十一年曹公西征張魯降之王粲作詩美其事畧云從軍有苦樂借問所從誰往慎辭令使諭蜀之書燕然之文炳列于漢史，真可慕也。燕平聲○漢武帝時唐蒙通夜郎，輒中民大驚恐上使司

馬相如責蒙因以文告諭巴蜀民以非上意。漢和帝時竇憲破北匈奴登燕然山刻石勒功紀漢威德。不然，是瑣瑣者惡足置齒牙間。冷班固作。  
而榮焉子哉。

未免同吳武陵送前桂州杜鵑後詩序。予厚  
指大州時吳武陵亦坐事流永此序云同  
旨書吳武陵當作于永也杜名周士貞元  
十七年中進士第時  
爲桂管觀察副使。

觀室者觀其閥，閥之巍然直方以固，則其中必端莊宏達可居者也。閥廉人孰異夫，是今若杜君之閥可觀而中可居，居之者德也贊，

南方之理，理是以大總ナラフ府之政，政是以先其道不撓好。古書百家言洋洋滿車行則與俱止則相對積爲義府溢爲高文慤而和肆而信。豈詩所謂抑抑威儀惟德之隅者邪？左傳詩書義之府也今往也有以テ其道聞于天子ナガシテ天子唯ナラハ之求爲急。杜君欲辭爭臣侍從之位，其可得乎？争去聲濮陽吳武陵直而甚文樂杜君之道作詩以言余猶吳也故於是乎序焉。

送寧國范廟府詩序明府范傳真也唐南直隸寧國府○述范生處

其言足爲官箴而文亦典

近制凡得仕於王者歲登名于吏部吏部則必參其等列分而合之率三十人以爲曹謂之甲名書爲三其一藏之有司其二藏之中書洎門下下吏部一作兵部非是○通典中書省自魏晉始唐武德三年復龍朔二年改爲西臺太子元年改爲鳳閣開云元年改爲紫微省一年復舊令二人侍郎二中省龍朔二年改爲東臺太子初改爲鸞臺侍人其餘大小吏各有差門下省後漢謂之侍中省開元元年改爲黃門省又一年復舊有侍中二人黃門侍郎二人其餘大小吏各有差每

大選置大殘績必關決會驗而視其成有不合者下有司罷去甚衆選音先去聲○選置續三十殘黜陵其訓日三十歲而小殘其功也小殘者正職而行事也九年歲而大殘有功也大殘旨黜無職而賞有勞也成謂成事品式也由是吏得爲姦以立威賊知以弄權詭竊竄易而莫示其實必求端慤而習於事辯達而勤其務者命之官而掌之居三年則又益其官而後去其職竄取亂切○益遷也有范氏傳真者始來京師近臣多言其美宰相聞之用以爲是職在門下甚獲

休問初命京兆武功尉旣有成績復於有司爲宣州鹽國令人咸曰由邦畿而調者命東西部尉以爲美仕范生曰不然夫仕之爲美利乎人之謂也與其給於供備孰若安於化導故求發吾所學者施於物而已矣夫爲吏者人役也役於人而食其力可無報邪今吾將致其慈愛禮節而去其欺僞凌暴以惠斯人而後有其祿庶可平吾心而不愧於色苟獲是焉足矣季弟爲殿中侍御史以是言也

告於其僚咸悅而尚之故爲詩以重其去而使余爲序舊史范傳正傳言自渭南屬拜元規皆中弟子厚時爲監察御史與傳正爲僚

送幸南容歸使聯句詩序南容高安人貞元九年同子厚中進士第序云膺郡之名豈嘗又佐諸藩幕邪後累遷國子祭酒死有異迹民爲祠之李端公序何等規諷此特榮其翫舍曠爾惜其離

督漢室方盛文章之徒合于京師亦旣充金

馬石渠石渠一有盈字○玄孫弘傳待詔金

馬門揚雄傳歷金門上玉堂注金門

金馬門也施讐傳與又一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石渠在未央殿北以此藏秘書也史記金馬門宦者署門旁有銅馬故曰金馬門漢時賢良待詔於此三輔故事石渠閣在太祕殿以閣祕書蕭何所造班固作西都賦云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則又溢于諸侯求達其道故枝乗客于吳相如遊于梁西漢枝乘字叔淮陰人爲吳主虜郎中司馬相如景帝時以貲爲郎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鄒陽枝乘嚴忌之徒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游梁共或致書匡主用極其志節之大者也謂瀉謀逆奏書諫適時觀變以成其性道之茂者也謂相如渤海幸君旣登于太常之籍又膺邯鄲之名登籍謂中第也太常禮部也邯

鄆地屬魏，稱博節度府。北會元戎，直道自達。吾儕器其畧南鶴天朝，相禮述職。公卿多其儀，合度於易子之間。雖枝生之節長卿之道，無以尚也。禮記諸侯之來辱敝邑有易則易于易則于易于雜者未之有也注易謂君禮于謂臣禮冬十有二月朝右禮備復于轅門。項羽紀謂門注軍行以車爲陣，轅相向爲門。故曰轅門。侯將入轅門。軍行以車爲陣，轅門進于少子。子厚同弟故云同升莊子注進于少子舍退舍。茲良夜詠歎其美比詞聯韻奇藻。遞發爛若編貝，粲如貫珠。琅琅清響交動。左繫而序焉。

右琅昔郎漢書東方朔傳齒若編貝注編列次也貝海介蟲紫質黑文古以爲貨禮記纍纍平如貫珠羣公以侍御之往也予闕其述命繫而序焉。

送李判官往桂州序

李判官未詳一統志唐桂州始安郡

今爲廣西桂林府

士之習爲吏者恒病於少文故給而不肆飾於華者嘗病於舞斷故而不制今李生學於詩有年矣吟咏風賦頗聞乎人至于是州惟州之牧督焉以贊戎事而亂羣吏甚直且

武豈所謂吏而華者邪

州謂永州也

以府舊罷去

擇而之乎有禮之邦

周易謂刺史

推是道也

以往然而不際於禮則吾不知也

送苑論

登第

後歸觀詩序

苑音安姓

施仲弘

大

是學究技倆

八年冬余與馬邑苑言揚

聯質

于涼師

八年貞元

論字言揚

選蕪城賦

車挂

量其志知其達

音

八年也苑自時而後車必挂轉席必交衽

衛又音革

選蕪城賦

車挂

量其志知其達

音

于昭代究其文辨其勝于太常探而討之則

明賴於朴厚之質行浮於休顯之聞遊公卿之間質直而不犯恪謹而不懼交同列之羣以誠信聞余拜而兄之以爲執誼而固臨節不奪在兄而已

行幸

聲

是歲小司徒顧公宇春

官之缺而權擇士之柄

戶部侍郎顧少連攜

禮部侍郎知貢舉

明年春同魏權衡之下竝就重輕之試觀其掉鞅于術藝之場遊乎文翰之林風雨生於筆札雲霞發于簡牘左右圖視朋儕拱手甚可壯也

掉徒弔切鞅於掌切生一作交。

左傳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注掉正

也 哀，羈也。莊子：恢恢乎游刃有餘地。賈誼：言動一失，親戚天下圍視而翫。圓睛正視，謂之圓睛正視。

也 二月丙子，有司顚甲乙之科，揭于南宮。余

與兄又聯登焉。漢儒林傳歲課，甲科爲郎中乙科爲太子舍人，丙科補文

學掌故南官禮一部也余不厚顏愧而陪其遊久矣夏四月告歸荆衡拜手行邁輪移都門之轍輶指秦嶺之路書荆及衡陽惟荊州秦嶺在藍田南山之脊也方將高堂稱慶里閈更賀曳裾峩峩冠榮南諸侯之邦開、昔翰說遐登王粲之樓高視劉表之榻文、開間也董卓作亂王粲避難荊州依劉表遂登江陵城樓因懷歸而作賦桂枝片玉

先生于家。晉書。鄧說爲雍州刺史。武帝於東中堂會送問說曰卿自以爲何如說曰臣舉賢良對策爲天下第一。是賓客商雒之桂林之一枝。崑山之片玉。猶桂林之一枝。崑山之片玉。謂之浩蕩以譚笑顧盼盈載千百里而無倦極也。錐與洛同。詩周道如砥。砾石言其平也。商錐山名卽千仞磽帶江漢者視之如帶也。然而景熾氣燠。徯卽南方乘陵炎雲呼呼溫風可無敬乎。慎進藥石保安其躬。是亦非兄之所宜私也。興亡。羣公追餞于霸陵。列筵而觴。送遠之賦六切。交映或授貲簡。於余曰子得非知言揚。

者平安得而默邪。府城東霸水漢時送行者多至此余受而書之編于羣玉之石非不知讓貴傳信焉爾。

送蕭鍊登第後南歸序

始余幼時拜兄於九江郡覩其樂嗜經書慕慕焉。綺去倚切。胡官切。九江在唐屬淮江。西漢書班伯在綺襦紈之閒。今爲府屬注綺繪紈也。並貴戚子弟服厥後竊理文字先禮而冠遇兄於澤宮之中觀其德如

九江之拜蓋世俗有所字不能移也。禮記二十日弱必先賈射于澤者所自是戰藝三北左次以擇士也。注澤官名。

陋巷余亟會于其居視其道如澤宮之遇亦挫抑所不能屈也。亟去易切。史記管仲三戰三北，鮑叔不以爲怯。北

敗逕逾時而名擢太常聲動京國士輩仰慕顧盼有耀余獲賀於蔡通儒氏窺其志如陋巷之會又得意所不能遷也。貞元十一年禮部侍郎呂渭知貢舉試丑色賦春君子志正而氣一誠純臺晴望詩鍊中弟

而分定未嘗標出處爲二遺判屈伸於異門

也固其本養其正如斯而已矣分去吾兄先聲覺而守道獨立而全和貞確端懿雅不羈俗君子之素也確克角切亦旣升名天官告余東游是將乘商於浮漢池歷郢城下武昌復于我始見之地太官吏部池商於卽今之商州其上西二百里有古於城張儀獻商於之地卽此漢池漢江也源出隴西嶓冢山鄖城卽夏口城孫權所築武昌唐鄂州今爲麻邑縣又武則多舊之徒食喜來迎崇姻之列加禮以待舟輿所畧賀聲盈耳離羣之恩行益少矣禮記離羣而索居僕不腆見邀爲序狂夫之言

非所以志君子也自達而已

腆善也

送班季廉擢弟歸東川觀省

元十七年禮部侍郎高

班季廉

鄆知貢舉班肅弟一

隴西辛殆庶猥稱吾文安叙事晨持縑素以班季廉之行爲請殆庶與班肅同年進士且曰夫人殆所謂吉士也愿而信質而禮言不贊慢行不遙誠其先兩漢間繼脩文儒世其家業其風流後胤耽學篤志之士往往出於其門贊音讀耽都含切○漢班彪沈重好古尤武初舉茂才拜徐令所著有王命論

重於時彪子固明帝時典校秘書續成父所著西漢書及西都賦與頌記若干卷後有班嗣修班游亦皆以儒學聞今夫人研精典墳不告劬勣屬者舉鄉里登春官獲居其甲焉劬音渠勣羊勞也家于蜀之東遺其嚴君以客卿之位贊是方岳爲太夫良今將拜慶寧觀允耀族屬是其可歌也書蓄侯朝于方岳此言方岳謂東川節度使肅之父佐之遣出于南鄭外王父以將相之重九命赤社爲諸侯師今又將亟駕省謁從容燕喜是又可歌也亟去易反從七十容反○嚴震字遐聞梓州鹽亭人貞元中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周禮

太宗伯云九命作伯韓詩外傳將封故我與諸侯各取其方邑土苴以白茅爲社故我與河南獨孤申叔鮑郡李行純行敏等若干人皆歌之矣若乃序者固吾子宜之申叔字子中明柳子曰吾嘗讀王命論及漢書嘉其立言彼生彪固之胄歟相國馮翊王公功在社稷德在生人其門子遊文章之府者吾嘗與之齒彼生嚴氏之出歟馮翊下王字安去子下天進封嚴震馮翊郡主中書門下貞元十三年卒見震本傳門子謂胄子見左傳承

書而齋君子之林，冥矣哉。遂如辛氏之譚濡翰，于素因寓于辭。曰爲我謝子之舅氏珠玉，將至得無修容乎？

送獨孤申叔侍親往河東序

甲叔貞元  
十一年中

弟○聊綴數字如話疎散讀之但見神氣飛揚耳孫鑛日真一言九文入鼎之

河東古吾土也。家世遷徙，莫能就緒。聞其間有大河條山氣蓋關左文士往往彷徉臨望，坐得勝槩焉。彷音旁，音羊。柳氏本河東人，河黃河也。條山中條山也。俱

在蒲州彷徉猶徘徊也。吾固翹翹褰裳奮懷舊都，日以滋甚。獨孤生，周人也。往而先我，且又愛慕文雅，甚達經要。才與身長，志益強力。挾是而東夫豈徒往乎？聲長上。溫清奉引之隙，必有美製。儻飛以示我，我將易觀而待所不敢忽。清音隙。申導志義，不爲富厚而今也。反是生至於晉，出吾斯文於筆硯之区。其有評我太簡者慎勿以知文許之。

送豆盧膺秀才南遊序

豆姓不詳其始  
允武時伐匈奴封關

內侯盧膺疑其裔也

君子病無乎內而飾乎外有乎內而不飾乎外者無乎內而飾乎外則是設覆爲寃也禍孰大焉有乎內而不飾乎外則是焚梓毀璞也詎孰甚焉寃音淨詎古候切於是有切磋琢磨之達乎尾甲如此言之何學之有孔子曰括羽之微而礪之其人之豆盧生內之有者

○家語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操自直斬而用之而羽之微而礪之其人之亦深乎注箭木日括

也余是以好之而欲其遂焉而恒以幼孤羸餒爲懼惄惄焉遊諸侯求給乎是是固所以有乎內者也然而不克專志於學飾乎外者未大吾願予以詩禮爲冠履以春秋爲襟帶以圖史爲佩服琅玕璆瑴衝牙之響發焉煌乎山龍華蟲之采列焉則揖讓周旋乎宗廟朝廷斯可也璆渠幽切○璆美玉名出崑崙佩玉必有衝牙華簪佩蟲雉也已詳見前惜乎余無祿食於世不克稱其欲成其志而姑欲其速反也故詩而序

云

送稍大秀才往江陵謁中稍尚書序

厚在子此

永州一作一統志唐江陵郡今爲荊州府士固有志不可奪也但恨知已之難其人耳於

稍生爲之三嘆

士之知感激許與常欲以有報爲志者則凡志乎道者咸願爲之如稍生庶乎哉庶乎哉來謂余曰宗人尚書以碩德崇功由交廣臨荊州仁矣我若子姓恩禮重厚有賢子爲御史好學而甚文友亦我若同生歡欣交通我誠

樂爲之用甚不辭也宗人指稍宗儒也元和初檢校禮部尚書青東都留守二遷爲吏部尚書荆南節度使或云爲稍昌字洪祚天水人貞元二十一年三月自國子司業爲安南都護安南卽交州元和元年四月轉戶部尚書爲嶺南節度使二十二年四月遷荆南節度使未知孰是不幸遭重痼六旬而後知入方其急也大懼不克報尚書公之恩又懼無以當御史君之心以沒每念于是未嘗不盡然內傷若受鋒刃盡力切○說文盡傷痛也自此是而後調藥石時飲食生血補氣強筋植骨榮衛之和膂力之剛迨今茲始全然爲人舒幹抗首文

翰端麗<sub>テ</sub>朴足以用<sub>テ</sub>敢辭而往<sub>テ</sub>以效<sub>サ</sub>於戲下<sub>テ</sub>其言<sub>ニ</sub>云爾<sub>文上</sub>一有<sub>ニ</sub>其字戲<sub>音</sub>自吾竄永洲<sub>三</sub>年稍生亟見<sub>三十一年一作四年</sub>視其狀恭謹愿憇觀其迹溫密簡靜聞其言徑直端誠<sub>恭一作專</sub>自尚書之爲荊州異政日至至則稍生喜抃立伸目四顧不啻若自已而爲之者誠安<sub>有報</sub>知已之遣又誠安<sub>有</sub>大賢而爲之知也<sub>之爲一本止作</sub>理<sub>字喜一作震</sub>是行也稍生其將奮六翮翔千里以爲轅門太府之重增羽儀之盛其道美矣故

余繼之以辭

柳河東集卷二十二

唐柳河東集卷第二十二終

唐柳河東集卷第二十三

明檇李蔣之翹輯注

序

同吳武陵贈李睦州詩序

李睦州名幼清初爲睦州

刺史以李鍛誣陷而貶循州後以赦始移永州時子厚同吳武陵皆謫於永序在李睦州至永後贈之按睦州今爲浙江嚴州府

累而詞亦峻潔

潤之盜錡竊貨財聚徒黨爲反謀十年今天子卽位三年大立制度於是盜恐且奮將遂

其不善

鎗魚倚切又音奇

○唐書李鎗者淄川王季同又世孫以父蔭累遷杭州刺史浙

二州刺史貞元十五年二月遷潤州刺史浙

西觀察諸道鹽鐵轉運使天下權酒漕運鎗

得專之乃增置丘額二十二年三月於潤州

置鎮海軍以鎗爲節度使而罷其鹽鐵使務

憲宗卽位不假借方鎮故強有稍稍入朝

元和二十一年鎗二表請觀讀之實無行意殺

裴後王澹等

視部中良守不爲已用者誣陷去之

睦州由是得罪

天子使御史按問館子睦自

門及堂皆其私卒爲衛天子之衛不得差手

辭卒致具有閒盜遂作而庭臣獨用其文斥

睦州南海上

一年十月詔徵鎗爲左僕射以御史大夫李元素代之

據潤

御史大夫

李元素代之

據潤

州拔時幼清貶循州既上道盜以徒百人遮于楚虢之郊戰且走乃得完爲左官吏漢年表設左官之律無幾盜就擒斬之于社垣之外潤州大將執鎗送京師神策兵自長樂護至闕下帝御與安門間罪以其日與子師回腰斬於城西南獨柳樹書不用命戮論者謂宜還睦州以于社社爲陰陰主殺

明其誣旣更太赦始移永州去長安尚四千里睦州未嘗自言三十年正月吳武陵剛健士也懷不能忍於是踴躍其誠鏗鏘其聲出而爲之詩然後慊於內鏗丘耕切鏘千余固知

睦州之遺也熟銜匿而未發且久聞吳之先焉者激於心若鐘鼓之攷不知聲之發也遂繫之而重以序

作言

送南涪州量移澧州序

涪音浮。南涪州卽南霽雲之子承嗣也。傳載承嗣爲涪州刺史。劉闢反以無備謫永州後以赦移澧州。

澧州今屬湖廣岳州

府○文氣亦激昂

載有納官之令以勝大敵

載諱王令軍中有一能助寡人謀而退

吳有晉與之共政孤子寡婦疾疚貧病者納官其子官仕也仕其子而教之廩以食之也。

漢有羽林之制以威四夷

漢武大初元年初羽林騎取從軍

事之子孫養羽林官  
以又兵號羽林孤兒

人之烈故君自未成童品常弗四

遭過烈業

也御史中

承南霽雲少節睢陽其子承嗣七十歲卽授婺

州別駕歷利施涪州成童謂入歲以上也

人猶曰於古爲薄漢北地都尉印以不勝任

陷匈奴而子單侯于銑

即昔昂○漢文十四年匈奴寇邊殺都尉

孫凡其子單以父力戰多事封餅侯

班彪征賦用尉印於朝那是也

韓千秋以匹夫之諒奮觸南越而子延年侯

西漢功臣表韓延年以其父千君之

于成安

西漢功臣表韓延年以其父千君之

秋擊南越為成安侯

始

士田之錫猶挫於有司之手

詩告于文人始

柳河東集卷三

三

由施州爲涪州，扞蜀道，勍寇，晝不釋，亦夜不  
釋甲。曰：我忠烈亂也，期歿待敵敵亦曰彼忠  
烈亂也，盡力致命是不可犯。勅其京切。唐  
隋曰庸州今置軍民衛於此屬湖廣涪州漢涪陵縣隋改作州今屬四川重慶府永貞元年八月西川節度行軍司馬劉闢反。寫得耿耿鬚眉猶張可謂妙干形容  
筆削之吏以簿書校計贏縮受譴茲郡李陵書使  
刀筆之吏。其太常墨茲郡印永州也。凡二十歲朝廷建大本貞萬邦慶澤之濡洗濯生植又況涪州家聲之大裕壘之志安尤被顯寵者也。人元良萬升以

貞謂元和四年閏二月立鄧自漢而南州之王益爲王太子易祿父之壘。自漢而南州之美者十七八莫若灋灋之佐理莫踰於長史以是進秩人猶曰沮有後命漢字恐誤是江字永州多謫吏而君俟惠和溫良故其歡愉異於他部時子厚與武陵同在永故云永州多謫吏獨古句故凡羨慕之辭無不加等於文其往也。故凡羨慕之辭無不加等讎合於諦令端量移也。噫以君承荷之重恭肅之美四方之求忠壯義烈者將於君是觀凡君子之志欲其優柔而益固憤悱而不忘以

增太史世家之籍用是爲貺則拱璧太鼎鳥可以言重乎太史公史記作世家三十老子雖有拱璧以先駟馬春秋取郜大鼎

送薛存義之任序一本無之任二字存義令永州之零陵其去也子厚序而送之○簡潔圓暢恐他人有此切實無此痛快謝枋得日章法句法字法皆好轉換多關鎖累唐順之曰子厚此序雖不及退之至氣格雄絕亦退之所不及

河東薛存義將行柳子載肉于俎崇酒于觴追而送之之游飲食之飲音蔭食音嗣俎以機盛牲體者

說文二饋實曰觴虛日饋皆酒器微水涯也詩飲之食之  
土者若知其職乎若汝也其下受若蓋民之急若盜若並同義  
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什一傭乎吏使司平於我也今我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豈惟怠之又從而盜之向使傭一夫於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盜若貨器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以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怒與黜罰何哉勢不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達于理者得不恐而

畏乎役也什一稅也庸僱也此猶言民之  
取民之財勢謂貴賤之勢也。此只言民之  
供賦于吏吏當治以報之語意亦淺淺爾。一  
經子厚手筆竟不言吏之役民乃謂吏爲民  
之役叙得何等鄭重何等婉轉何等深入  
存義假令零陵二年矣蚤作而夜息勤力而  
勞心訟者平賦者均老弱無懷詐暴憎其爲  
不虛取直也的矣其知恐而畏也審矣吾賤  
且辱不得與攷績幽明之說於其往也故賞  
以酒肉而重之以辭與去聲○書三十載攷績  
三攷黜陟幽明○結語

有照應  
有風趣

送薛判官量移序

薛判官名巽自連州

湖廣常德府也連與永相接永卽今

又朗之經釜故子厚送以序云

仕於世有勞而見罪凡人處是鮮不怨懨忿  
憤列於上憇於下此恒狀也異於恒者其遭  
宦顯懨音隊忿房吻切薛生司貨賄於軍興之際兵  
亂不去然得以不犯由太行以東皆傳道之  
可以爲勞矣而竟連太獄以至於放不感於  
貌不憚於心樂以自肥而未嘗尤於物其有  
異於恒矣哉異始佐河北軍有勞未及錄會其長子臯謨及董溪以罪聞英

坐<sub>生</sub>於<sub>北</sub>太行山<sub>多至</sub>幽州<sub>凡</sub>百嶺連亘<sub>十三</sub>州<sub>之界有八</sub>跨朝廷施恩澤<sub>凡</sub>受謫者<sub>恩</sub>字未<sub>一</sub>作<sub>未</sub>大君子學以植<sub>其志</sub>信以篤<sub>其道</sub>以<sub>近</sub>壤薛君去<sub>連</sub>而吏於朗是其漸於顯歟<sub>有異於恒者充而大之苟推是以往雖欲辭顯難矣</sub>

送李渭赴京師序

渭唐宗室子此序子厚在柳州作○作小

點染亦佳茅坤

日文似悲颯

過洞庭上湘江非有罪左遷者罕至<sub>莫及</sub>洞庭湖<sub>在岳州</sub>

湘水出零陵郡  
陽海山北入江又況踰臨源嶺下灘水出荔浦名不在刑部而來吏者其加少也固安<sub>力</sub>  
支切荔音戾○灘水在桂林府一名桂江兩岸皆高山峻嶺漢討南粵戈船將軍出零陵下灘水即此荔浦縣名今屬平樂府前余逐居永州李君至固怪其弃美仕就醜地無所束縛自取瘴癘後余斥刺郴州至子桂君又在焉方屑屑爲吏噫何自苦如是邪<sub>元和十一年予</sub>明時宗室屬子當尉畿縣今王師連征不貢二府方汲汲求士李君讀書爲詩有幹局久遊燕魏稍代

聞知人情識地利能言其故以是入都于丞  
相益國事不求獲乎已而已以有獲予嫉其  
不爲是久矣今而曰將行請余以言行哉行  
哉言止是而已

送嚴公貺下第歸興元觀省詩序

嚴震字遐

聞建中二年十一月拜梁州刺史山西南道節度使封馮翊郡王有四子城協公弼公貺也按一統志梁州唐

開元元年改名興元今爲陝西漢中府

嚴氏之子有公貺者退自有司踵門而告柳

子曰吾獻藝不售於儀曹之賈貨不中度敢  
逃其咎詰朝將行願聞所以去我者其可乎  
哉賈音古。儀曹禮部也詩賈用不售余諭之曰吾子以冲退  
之志端其軀嚮以淬礪之誠修其文雅行當  
承教戒於獨立之下濬發清源激揚洪音沛  
哉鏗鏗乎充于四體之不暇吾何敢去子七  
喻母濟音符礪每惜音音厲濟音浚  
盈于旂常貞元十二年震知平章事周禮邦坤  
隅柄凡有功者書王之太常太常是文武

旗名也。日月爲常，交龍爲旂。詩：殷天子者，子之邦殿鎮也。漢中在西哉？爲坤隅。若子者，生而有黼纘梁肉之美，不知耕農之勤勞物役之艱難。燭其庭，有魏絳之金石焉。候其門，有亞夫之棨戟焉。中人處之，不能無儀。繢字ழ，遺禮切。○黼纘命服也。左傳襄公十一年，鄭人賂晉侯以半歌鍾二肆，及其鑄磬。漢制八晉侯以半賜魏絳。絳始有金石之樂。漢制假棨戟以代斧鉞。棨，戟前驅之器。以木爲之，王十八以下通用。以前驅也。棨形如戟。而子之伯仲皆脫冕，貴美哉。繼登上科，以及於予。是可舉嚴氏之教誦，服勤儒素，退託於布衣韋帶之任。如少卿然。

乎他門使有矜式也。而吾子又引惡內訟，爲謙。如此其何患乎？賈之不售，而自薄哉？貞元八年，既見公歸，登弟書負罪，引慝。下一年，注惡惡也。易搃謙，不違則也。於是文行之達。若高陽齊據者，偕賦命余序，引余朴不曉文，故書嚴子之嘉言，編于右簡，竊褒貶之義，以贈達。下有一有者字編，作論。據貞元二年史，作。

送元秀才下第歸序。元秀才，疑卽元。貞士元，元瑾書。亦謂其有文行。而不能薦於有司，皆與序。金。

周乎志者窮蹟，不能變其操。周乎藝者屈抑。

不能貶其名，其或處心定氣居斯二者雖有窮屈之患，則君子不患矣。周，音致。操，去聲。也。蹠，音致。操，去聲。踐，音致。操，去聲。也。又碑元氏之子，其殆庶乎？言恭而信，行端而靜，勇於講學，急於進業。既遊京師，寓居側陋，無使令之童闕，交易之貽可謂，窮蹠矣。而操逾厲志之周也。才濬而清，詞簡而備。工於言理，長於應卒。從計京師，受丙科之薦獻，藝春卿當三黜之辱，可謂屈抑矣。而名益茂，藝之周也。苟非處心定氣，則曷能如此哉？卒，音忽切。○側

陋字不見，尚書注：微賤之人也。漢書武帝紀：徵吏民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業。有上令與計偕。注：計，上最簿。使郡國每年歲遣，詣京師所徵之。人與俱來也。儒林傳說歲課甲科爲郎中乙科補太學掌故。太子舍人丙科補太學掌故。余聞其欲退家殷墟修志，增藝懼其沉鬱，傷氣懷憤，而不達。乃往送而諭焉。左傳定公四年：以康誥而封于殷墟。殷墟，朝歌今河南淇縣也。夫有湛盧豪曹之器者，患不得犀兕而刺之，不患其不利也。刺，音充之轉，一切。穀絕書勾踐闕，吳越春秋：穀王允常使歐冶子造劍，三負脰。豪曹湛盧劍，細剖也。今子有其器，宣其利，乘其時。夫何患焉？磨礪而坐待之。

可也遂欣欣而去

送辛始庶下第遊南鄭序

辛始庶已見前卷班孝廉

序○予嘗論詩貴遠不貴近貴澹不貴濃若此文全從以文克三十字作波瀾可爲真遠真澹妙於用虛局有

朝廷用文字求士每歲布衣束帶偕計吏而造有司者僅半孔徒之數計偕注見前孔門有三千之徒今計其數焉春官上大夫擢甲乙而升司徒者於孔氏高弟亦再倍焉春官上大夫謂禮部侍郎禮記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孔門高僕在京師弟七十有二再倍謂倍其數也

凡九年于今其間得意者二百有六十人其果以文克者十不能一二嘗從俊造之後頗涉藝文之事四貢鄉里而後獲焉貞元六年師九年始中進士弟王制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日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卿升于學者不征於司徒日造士方之於釣者絲綸不屬釣喙甚直懷有美餌而缺望獲煥之暮則善取者皆指而笑之一本象上無釣字懷字作嗜字本篆音決又窺瑞切○釣篆釣鉛也缺望然望也今辛生固窮而未達遲久而不試裹衣之徒視子而捧腹者

蓋不<sub>乏</sub>焉一作「益」。辛生嘗南依蠻楚，專志於學，爲文無謬，悠迂誣之談，鍛鍊翦截，動可觀采。故相國齊公接禮加等，常爲右客，且佐其策名之願。貞元二十一年正月齊映同平章事至是蓋已歿矣謝惠連雪賦相如未至居客之右左傳策名委質注名書於所臣之策也遂笈典墳，袖文章北來。王都笑揖羣位，文昌下大夫上士之列，見而器異，爭爲鼓譽。由是爲聞人戰術藝，之場莫與爭鋒。然而遷延三北，躡躅不振，益其直鈞而釣懷，美餌而羨免者邪？笈極隣切又音及躡

直撫切蹕屬玉切○笈負書箱也。文昌尚書省也。北敗也。漢書臨淄羨不<sub>如</sub>退而結網。若幸生者，有司抑之，則已不然。身都甲乙之籍，其果以文克歟？方中應前十句有今則囊如懸磬，傭室寓食，方將適千里，求仁人被冒。畏景陟降，櫛道吾欲抑而不歎。其若心胸何？左傳齊孝公伐魯，日室如懸磬，莖無青草。何桂而不恐殆庶往南鄭謁山，南西道節度使嚴震史記張良說漢王燒然。然吾聞焚舟而克絕棧道謂今之閣道也。霸心勇氣無發，於是行乎。左傳文公三十一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

公羊傳僖公十三年公會齊侯盟成拜賜之  
柯莊公升曹子手劍而從之

信刷壓境之恥無乃果於是舉乎

左傳僖公三十一年將拜

孟明謂晉人曰若從二君惠而免之三十一年

吾賜公羊傳曹子十日城壞壓境君不圖與

往慎所履如志遙返勉自固植以遂子之欲

姑使談者謂我言而中不猶愈乎

而一作兩

○說文

通速也

送崔子符罷舉詩序

崔九名策字子符

之弟也子厚嘗有

與策登西山詩

世有病進士科者思易以季悌經術兵農曰

庶幾厚於俗而國得以爲理乎柳子曰否以  
今世尚進士故凡天下家推其良公卿大夫  
之名子弟國之秀民舉歸之且而更其科以  
爲得異人乎無也唯其所尚文學移而從之  
尚之以季悌季悌猶是人也尚之以經術經  
術猶是人也雖兵與農皆然文學一作又舉  
室如之何曰卽其辭觀其行攷其智以爲可  
化人及物者隆之文勝質行無觀智無攷者  
下之俗其以厚國其以理科不俟易也易音  
亦下

同上  
今有博陵崔策子符者少讀經書爲文辭，  
本於孝悌理道多容以善別時剛以知柔進  
於有司六選而不獲家有寃連伏闕下者累  
月不解仕將晚矣而戚其幼孤往復不憚萬  
里再歲不就選世皆曰孝悌人也如是且不  
見隆雖百易科其可厚而理乎

按崔簡志出刺史連永二十州未至永而連之人  
憩君御史按章具獄坐流驩州幼弟訟之朝  
郎子符也

今夫天下已理民風已厚欲繼之於無  
窮其在慎是而已朝廷未命有司既命而果

得有道者則是術也安用崔子之仕又何晚  
乎用下二字有矣二字僕智不足而獨爲文故始見進而  
卒以廢居艸塋八年靡澤之益鏹礪之事空  
於耳而荒於心易麗譯兌君子字以朋友講胄  
鏹礪注見前卷豆盧膺注

崔子幸來而親余讀其書聽其言發余始志  
若寤而言夢醒而問醉未及悉而告余以行  
余懼其悼時之往而不得於內也獻之酒賦  
之詩而歌之坐者幾而歎之既和而叙之

親作魏叔恭表本不錄

送蔡秀才下第歸觀序

僕之始貢於京師者，卦之曰是所謂望而未覩隱而未見，曠乎遠而有榮者也。望而一曠他曩切。易隱而未見，行也。今茲歲在鴻臚而未成曠日無光也不明也。故至九年癸酉遂登第。僕時悒然遲之謂其誕慢怪迂，是將不然然而僅寘於懷耳。未克決而忘之也。後果依違遷就，四進而獲卒。如其言云，噫彼漠漠者，其有寧於人乎？不然何

其應前定？若是之章明也。庖音邑漠漠今蔡君馳聲耀譽，聞於公卿。戰藝之徒推爲先登，而又就鄉舉往，則見罷意者前定之期始未及歟。左傳隱公十年，頌攷叔取鄭伯之旗以先登。故君子之居易俟，命樂天不憂者，果於自是也。君其勵文學焉。易以肢切。一無樂天不憂者。易二字。易樂天知命故不憂。丈人牧人，南邦君展觀承，顏婆娑，愉樂之暇，則克其經笥。李先腹便便，便懶讀書，但欲眠，日邊腹便便。又一經笥，欲眠，日經義。是文苑時焉逃哉。焉於虔切。後漢書邊李先晝卧，弟子嘲曰邊遙速之事。

則聾史之任否不及知。談慢不可知必如此。  
結纏挽得轉。

送韋七秀才下第求益友序

一本無求二字

○子厚議論多淺薄者贈

送序尤不及昌黎遠甚

所謂先聲後實者豈唯兵用之難士亦然。本  
用之天下有然字非是。漢書廣武若今由艸  
君說韓信曰兵有先聲而後實

郡抵有司求進士者歲數百人咸多爲文辭  
遺今諸古角夸麗務富厚有司一朝而受者

幾千萬言讀不能十一卽偃仰疲耗目眩而

不欲視心廢而不欲營如此而曰吾能不遺  
士者僞也唯聲先焉者讀至其文辭心自必  
專以故少不勝一本作耳京兆韋中立其文  
懿且高其行愿以恒試其藝益工久與居益  
見其賢然而進三年連不勝是豈拙於爲聲  
者歟或以韋生之不勝爲有司罪余曰非也  
穀梁子曰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過也  
名譽旣聞而有司不以告有司之過也人之  
視聽有所止神志有所不及古之遺名譽未

至不以罪有司而況今乎  
不以告或作不取者○穀梁傳昭公十九年子旣生不免乎水火母之罪也羈貫成童不能師傳父之罪也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旣通而名譽不聞友之罪也各譽旣聞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

今韋生樂植乎內而不欲揚乎外其志非也孔子不避名譽以致其道今韋生仗其文簡其友恩自得於有司抑非古人之道歟將行也余爲之言旣以遷其人又以移其友且使感者知釋有司也

送辛生下第歸長沙序

一本無歸長沙二字而序下有

自命鄉論士之制壞而不復士莫有就績故  
輦于京師命鄉論士見禮記王制篇已詳前京兆尹歲貢秀才常與百郡相抗登賢能之書或半天下取其殊尤以爲舉首者仍歲皆上第過而就黜時謂怪事有司或不問能否而成就之中書高舍人備位于禮部攘袂枉痛抑華耀首京師之貢者再歲連黜辛生以是不在議甲乙区中其沈沒厄困之士闔戶塞竇而得榮

名者連畛而秕談者果以至公稱焉其能也也世莫知也首一作會非是畛止忍切○高郢貞元中遷中書舍人進禮部侍郎知貢舉時四方士務朋比更相譽薦以動有司徇名亾實郢患之乃謝絕請謁專取行藝同貢部凡三歲甄幽獨抑浮華滋競之俗爲衰禮儒行儒有華門圭竇之穴也說文豎井田間陌也若辛生其文簡而有制其行直而無犯嚮使不聞於公卿不揚於交遊又不爲京師貢首則其甲乙可曲肱而有也嗚呼名之果爲不祥也有是夫甲乙科已詳見前既受退告歸長沙以辛生之文行八年無就如其初而退

返吾甚憤焉唐潭州長沙郡今在湖廣孟子曰位卑而言高者罪也於辛生又不能已故畧下闕

